樂全集

二

見是兩門未改列郡之制樓觀卑陋仍復傾摧內城中惟有真宗皇帝御詩碑亭兩座外更無片瓦盡是榛蕪自先朝降制營都逮今四十餘年迄未興工陛下純孝格天丕承先制祖宗巡幸之地莫不存飾風迹以光遺烈矧興王舊壤大業所基久爾因循事屬廢闕欲乞朝廷檢會先朝所降指揮及王曾等擘畫事節特令指揮改修重熈頌慶正門依北京內門營造并創建歸德一殿及殿門四面行廊約不過百餘間即正殿規摹粗為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財者帝王所以御世保民蒸人所以宅生託命理道之最急者也故朝廷用三司使至于副介寮屬非士之選不處焉夫尊主其要畀治其目故其寮屬尤須擇人況聚師邊陲調用寖廣凡百事役倚財用而濟視如平日因循積獘貸力殫屈事豈勝言今三部判官及諸子司由門閥恩澤而進其居太半大臣去位或老而致仕輒陳乞子弟入省府以為例國之大計將以成天下之務者奈何以充恩澤之求也且父

昨因奉使湖廣安撫奏請翻覆處事輕踈有章自効故
除是命切以荆南蠻冦騷擾郡縣殺害黎民為患七年
未能平殄朝廷既移罷劉沆楊畋等欲新恩信以揚威
靈故遣憲官寵綏遠俗且御史出使四方觀風為國重
輕為人利害若其辱命理應深責按抗去年二月自太
常博士通判耀州換監裏行到臺供職未及一年以奉
使不稱却受本官知州於抗何損賞罰如此恐難勵下
乞與責授一小處監臨庶激後人臨事知勉

必恐議刑文害損累朝積德使四方化其慘急為上斂怨傷時善政伏乞聖慈特停此命別擇循良吏以為理官誠天下之福也

論劉渙移郡

臣聞滄州劉渙近因改斷軍人事為轉運司劾奏已改知密州切以滄州河北重地劉渙周行常材器識驕輕志慮浮近方面之寄物論所薄今茲邊壘當精推擇渙雖謹廉自守克保無咎量才揆用猶須遷置移守高密

法度不惟宜停恩旨顧當下從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為

臣

論席平推獄

切見開封府取勘侍御史席平昨奉勑往濟州制勘宋易從不當事法寺檢斷席平失入人死罪據減外猶得徒一年蒙恩特放朝野聞之無不歎憤蓋以四方有寃獄朝廷特遣御史被制就按而乃殊昧公理陷人死罪朝論疑未審實遣官覆行推訊易從寃狀僅得明辨比

此事若行不惟違越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之名大臣有阿親倖之醜内侍有恣横之議諌官御史有隱黙之尤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度孜孜徇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氷至言當戒其漸也漢唐之事臣嘗為陛下言之矣伏乞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押班奏應恩例伏乞一仍舊制

陳州奏賦率數

臣昨自二月二十二日赴任陳州本州自今春以來少
雨日近甚有人户披訴旱災今勘會本州四縣合行催
納夏税苗子七萬七千五百石有零鹽錢一萬五千八
百貫有零正税屋税預買和買紬絹三萬二百疋有零
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又合行催納今年夏料青苗錢
三萬七千七百貫有零又合催納今年夏料免役錢二
萬三千五百貫有零又合催納去年倚閣青苗錢三萬
六千一百貫有零又合催納去年秋料青苗斛㪷三萬

保明申提舉司本司體量諸實於役錢數内量分數或全與免放今雖第三等以上人户猶多不濟之家其第四等以下户豈復更堪賦率伏望聖慈第四等以下人户免役錢别降恩旨特與放免又去年秋及今年夏兩料青苗錢斛數目不少若令納錢民間錢實難得若令輸納斛㪷今又斛㪷價高上件兩料青苗錢斛伏乞並且倚閣候將來秋熟别定分數相兼催納所兾寛恤民力各得存濟

可謂至矣近年監司之官在所多起刑獄至於州郡常
程公事方行推問未見情實或已經檢斷事理明白於
法平允偶其所見愛惡異同即別差官置司推覆事本
微小張皇為大因緣騷擾株連枝蔓至有往還數千里
勾追證佐盛暑嚴冬淹留牢禁其中甚有罪犯絶輕亦
有無罪之人一身久繫家為破散疾病饑寒愁痛無告
及其結正亦有不移前案者推勘官承望其意巧文鍛
鍊雖是平人亦須以虛妄為坐以一州一路為率至於

天下銜寃抱枉感傷和氣災害用生獄者人命所繫王者所當深慎者也豈容官吏依勢作威事既自外專行朝廷亦無由知得臣到陳州方此親見自二月末赴本任至四月中所司呈公事一件稱有兵士指論冒請粮米事係是去年十二月狀自後行遣會問回報始足遂於四月十二日送司理院方行取勘文案未具當月十九日有轉運判官張次山到州檢㸃取索一宗狀詞將帶前去尋別差官置院推勘四月末所差官到院至九

月初方始結絶歷一百二十餘日前後所經禁繫近六
十人往還三千餘里勾追照證炎暑之月係累道路自
夏涉秋其間病患相繼亦有軍員枉遭刑禁及至斷遣
並止杖罪推院繳送到所取款狀二千一百三十一紙
淨案六百七十張諸雜行遣照證文字三十五卷當時
若自本州勘結不過十餘日可了其滋章為弊如此今
又百姓樊宗望公事已經本州奏斷近轉運副使李南
公到州點檢取索上件公案將帶前去又已差官令置

臣奉勑知滑州州城迫近大河境內堤埽不少近歲水勢向著去年頗聞危急全借人力物料準備自來盡是京西轉運司應副令來本州既領屬畿內轉運使緩急河防之事畿內轉運司必難為抽撥兵士又無處計度物料申報往復慮致悞事伏乞應係本州所費埽岸物料今後直從三司支撥應付委自本案判官專切管勾其每年合差兵夫乞降勅下京西轉運司今後並依常年體例抽那赴州應役不得有所違滯若是本司減節

十餘年嘗有一二百人聽習京城醫人緣此頗有通方書者考試之制竟不曾行其翰林院儻緣濫進實繁有徒伏以京師大衆所聚人命所繫醫藥最切醫工庸謬妄投湯藥誤傷人命豈可勝計伏望聖慈委樞密院申明太醫署前制每三年一次差官比試選擢高業之人三數名與於翰林院安排則習醫之流必加激勸其醫師歲月深者特與酧奬或加俸給人知朝廷留意各思勵精競効所長必有穎脱而出者亦足助聖心愛人之

大端也

乞免枷錮退背埽分物事人

臣昨在滑州切見本州石堰州西天臺迎陽等四埽並係久遠退背埽分有逐界物料場專副薛万等一十三人名係少欠芟草見行枷錮理納勘會逐年並是承例遞相據帳歷見在數目積垛去處交割到年深積脚或只指煤末堆垛即為界管係昨皇祐四年因官中點檢見欠只勒見主當人承認培填逐人家貧無可塡納其

所欠負委是前界登帶年深交割到損爛煤末即不是
逐人侵欺盜用雖經赦書德音又緣文有拘碍致州司
不敢除放無檢會前知州薛紳并入内供奉官于文化
等奏㸃檢得退背埽分不堪物料委實年深損爛盡是
煤末不堪使用乞特與除破其時各奉勑命除放今薛
万等所欠茭草伏望朝廷詳察特與依例除破及乞自
今後應沿黄河州軍有退背埽分積壓下物料以至損
爛不堪交割虚附帳籍者並令所屬州軍保明申轉運

司於別州差官點檢或無侵欺並與逐旋除放責免積欠係帳枉枷鎖平人破蕩民業

論併廢汴河劄子

臣伏以太祖皇帝始造有宋蓋自宋受命而有天下故為建國之稱表於萬世真宗皇帝深惟祖宗功德乃昇為應天府遂號南京又國家以火德王為得天統昔高辛氏有子曰閼伯至於帝堯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故辰為商星蓋商人因閼伯故國主祀辰星今宋

實商地商丘在馬俗名曰閼伯臺古今著於祀典至於
國家以盛德所主奉祀益謹其下有水淵未嘗涸宋人
謂之商丘海蓋若有以厭火祥者地為建國之基祀為
盛德之至二者於國家重矣昨朝廷差官創開河渠欲
自京城以至泗河通江淮之漕為可以併廢汴渠其河
由畿縣至南京城西北開鑿民田引而東南遶城為河
兩重又濬商丘之址決其水所謂商丘海者幾為乾涸
若其河渠之利害及諸役費臣不足論但以塹壞本朝

建國之地淩犯大辰運歷之主於社稷之靈實為非便伏乞特遣左右親近可信之臣前去檢視所開河道如必不可以成功必不可以省汴渠之漕虛為役費作此無益願於前春興夫之時卻行填塞依舊平為郊原商丘之淵更為疏導有經侵動處增築堅完使土復其本水返其原上安神靈以固基本候進止

論免役錢劄子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者作而司收之乃

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均節其數度而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禁防此者也凡所謂仁義廉恥賞罰法令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其甚則至於父子兄弟相賊害何禮刑之有哉内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強敵國非其國矣故衣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别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

而上之所以取於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於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人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準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冶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

鄉版籍分户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塲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莞榷征筭斤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闗市者也惟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禄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於此

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閲馬平河東討拓跋歲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脽南幸亳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歷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憫時政之積𡚁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絶建募傭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

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
有零貫并夏秋沿納錢雖緣赦法承實已久然此諸色
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㪷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
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
錢一萬三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
乃常賦之外歲輸實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户口不敵諸
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可見爾凡公私錢帛
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

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税茶鹽酒税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之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既出入非蓄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隋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户細民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閲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

深至重自念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沒有
遺恨故求一對清光專為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寛愧
負事聞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候
進止

乞立皇子劄子

臣聞王者大居正謂王者君國當先正其統本也三代
遠矣漢唐之盛君即位太后太子多同時建立立太子
不以長幼其緩者不過二三年不然則必有故史策具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二十六

宋 張方平 撰

論事

論討嶺南利害九事

臣竊惟百粵之區三代為荒服正朔聲教所不加秦併天下始開置三郡曰南海桂林象郡乃今廣州桂州交州漢武平南越拓為九郡元帝棄儋崖但存七郡以至後漢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今自嶺以南皆七郡

性狠悍有不能堪告訴不聽投書不受事情壅塞積成
忿恨及其戰艦抵岸軍鼓叩城如入無人之境略無交
鋒之備寇兵所至城邑為墟遷致其貨財係纍其婦女
封豕長虵恣其酷毒傳聞其事可為痛心然此為既往
之咎方當慮將來之策昔漢誅南粤兵會番禺道便近
故為功易至後漢馬援擊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
餘里崎嶇三年始得賊討襲轉戰至九真日南境上以
定漢界吏士得還者十四五而象郡南境由是竟分為

林邑國歷代或小叛亂尋即平之隋破林邑以其地入于交州終亦不能有也唐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侵暴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遣將率江西湖南之兵赴援既而交州陷遂集諸道兵赴之積六年方破蠻衆收復安南而藩鎮之兵猶戍桂林徐州戍卒遂倒戈剽掠湘潭破宿州徐州滁州和州濠州攻圍泗州揚楚廬壽兗海沂密曹濮皆被其害詔會蕃漢諸鎮之兵十八將進討又二年方殄兇逆由是天下騷敝跨接五代遂

為異域故太祖皇帝棄之不欲勤中國以事荒徼列之
外蕃使隅限諸蠻此天機神筭長轡遠御之術也逮今
百餘年故無島夷之患此時竊發窮兇極毒逆天理黷
神道自古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未有如是之暴害也天
衷慘怛為之旰食顧此滔天之惡遂興問罪之師天下
切齒恨不即執其兇徒誅裂葅醢之瀦其邑落以為兇
虚宣九廟之威靈謝一方之冤痛伏惟命將行軍授成
制勝既巳審之於巖廊定之於帷幄攻取形勢諒無遺

緩刑弛役布德施惠以撫存保息而盜起南裔王師大興焉出荊潭之路此時民力何以復堪賦發後漢永和中日南象林徼外蠻夷數千人反亂交阯刺史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州郡并力討之不能制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朝廷以為憂召公卿百官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以七不可之說而請選有勇略仁惠材任將師者以為刺史太守令募蠻夷使自

後慮此為全勝之筭經逺之道儻謂業巳興舉難于散遣猶有中策具諸下條

二事蠻冦自入欽廉以至陷邕州殘暴黎庶踐食城邑既而席卷還其㪚穴及今巳累月朝廷旌死事者而録其孤推恩厚矣然及民之恵猶有闕者春秋傳魯與齊戰曹劌請見魯君問將何以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劌曰此可以一戰葢謂其重人之命也謂宜特降德音下廣南荆湖以慰安逺人之情使知陛下哀痛傷惻之意凡四路百姓耗

而敢為暴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出為寇患
難以入與戰鬬乘我無備因而得逞傳聞蠻界其崖壑阻處
篁竹叢薄不通人行人有操持器仗者從横不得回轉頃年
貢象治路劣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蓊塞蠻行如
鳥獸穿竄山藪間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自漢武
之伐南粤時淮南王安已上書諫曰粤地草木深昧而
多水險中國人入其地雖百不當一攻之不可暴取也
兵入其地必逃散依險阻委而去則復相羣聚留守之

疆圉而已今業已失備致蠻寇又悉衆而歸王師于征
是行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行討則要之致
誅而已不許收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鋭士不可以久瘴鄉驍騎不能馳於烏徑營栅
無所立粮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利器無所用財殫力
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
馬而得為用則螻蟻之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
熊虎之力無所展儻今冬蠻未撲滅則前春兵須抽退

更圖後舉臣竊難之臣識闇志衰安知軍旅之事但以古今方册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蠻何敢輕入竊謂今來弔伐兵在於精不在於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況淮浙江湖公私罄匱人至相食豈有蓄積計置芻粮財費過倍若令諸軍且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留充役自餘浮食一切勒回以寛轉輸省齎送國財民力實為大計襄鄧閒比年豐稔倉庾充實軍留就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鋭誅賊

方以撓之則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親於間事莫密於間非精知微密不能用間用間之術神妙之道也惟時會之為難得令實得其時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上策矣

六事林邑國在交阯南境本象林之地漢時列為郡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為王因别名國歷江南六朝常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絶國朝以來為交阯所隔遂不復至然自晉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為林邑素無土

田貪日南地沃常欲畧有之故乘釁即入日南九徳諸郡輒留不去唐末亦是為羣獠構扇以陷交州為中國患今揣能害交阯者惟林邑且林邑與交阯相去纔千里本共象林一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則是林邑交阯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能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阯事約之師期使自一面入會王師如能破交阯者以日南九徳之地委之蠻夷貪重利必自為力亦代國一奇也

南饑荒粮草難致久留就食實費供輸若便引行觸冒
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可省一月芻
粮湖湘之民大寛事力比至其時新米已熟暮秋湖外
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損傷國計軍行兩為便利
九事漢宣帝時先零羌背畔犯塞用後將軍趙充國將
擊羌虜充國以為擊虜以殄滅為期必先計策以待利
便酒泉太守辛武賢持異請出擊之帝下其書令充國
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執意如初下其

書公卿議者多同武賢帝以書勑責充國督之出戰充國上書謝因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其秋帝復賜書令因吏士銳氣擊虜充國策虜有必可破之形上奏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報書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言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上復賜書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將軍其更孰計復奏充

國奏言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因策虜情以聞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明年充國上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入雜羌亡

此蓋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無文㤗于羣祀先聖
哲王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為國家萬民六經訓典
備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職也今既歲
收細微而損國體至大臣愚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
更不出賣以稱國家嚴恭典祀追尚前烈之意

論蘇内翰

臣讀春秋傳晉叔向被囚時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
執政韓起為言叔向謀而寡過惠訓不倦宜蒙寛宥之

莫不感歎聖明寛大之德而尤軾僭易輕發之性今其
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譬如天之無不覆
冒如地之無不持載如四時之無不化育於一蘇軾豈
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方立非常之功固在廣收材能
使之以器若不棄瑕含垢則人才有可惜者昔季布親
窘高祖夏侯勝誹謗世宗鮑永不從光武陳琳毀詆魏
武魏徵謀危太宗此五臣者罪至大而不可赦者也遭
遇明主皆為曲法而全之卒為忠臣有補於世自夫子

删詩取諸諷刺以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黷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疏憲宗以為人主事佛則壽促此言至不順憲宗初大怒欲誅而恕之其後思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為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念朽質上荷異恩今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室

有天下者以此制人事之變立萬貨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切觀自漢以來名臣高識者之篤論皆以為禁錮造幣通開塞輕重之術此濟民之切務保邦之盛業也故錢必自官鼓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國朝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鑪鼓鑄歲至百萬緡積百年之所入宜乎貫朽于中藏充足於民間矣乃自比年以來

告賞之科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勑刪去舊條削除錢
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船飽載而迴聞緣邊州軍錢
出外界但每貫量收稅錢而已諸舶船舊制惟廣州
杭州明州市舶司為買納之處往還搜檢條制甚嚴不
得取便至他舟也今自廣南福建兩浙山東恣其所往
所在官司公為隱庇諸係禁物私行買賣莫不載錢而
去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
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

嘉祐編勅 慶歷以前編勅並同

一將銅錢出中國界者河北陝西河東不滿一百文杖一百一百文徒一年每一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決訖刺配遠惡州軍牢城一貫文以上為首者處死從者決訖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餘路分二百文杖一百每二百文加一等至徒三年決訖刺配遂州牢城二十貫以上依河北等路一貫以上刑名定斷隨行之物並沒官其居停資給擔擎人等依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仍許

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禁防此者也凡所謂仁
義廉恥賞罰法令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其甚
則至於父子夫婦相賊害何禮刑之有哉内無以保其
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衣食者人事之
確論非高談虚辭之可致者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
道别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
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
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

畝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外有沿納諸色名目雜錢十一萬三千有零貫已是因循敝法然雖有錢數實不納錢並係折納穀帛惟屋稅五千餘貫舊納本色見錢大體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輸實錢九萬二千餘貫每年兩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無有已時天下謂之錢荒搜索殆盡而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

之法外則泄于四夷內則恣行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穀帛益賤變轉既難民日益困遠方僻路無所措其手足臣故曰募役之法為天下害實深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屋廬正稅茶鹽酒稅之課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錢所出之多少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或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役錢既出入非蓄聚

也臣對之曰夫募錢者率之農民散於惰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或曰四等以下率錢數少民易輸也臣對之曰彼窮鄉荒野下户細民冬正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向聞役法初行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鉏釜犬豕莫不估價使之輸錢吏以刻削為功干賞盗利朝廷開賞典而勸寵之則諸趣時進取之人

之實難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國家之本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家國必先得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之道也臣以衰疲不任陳力近已上章乞骸骨歸田里伏念上荷聖恩至深至重故不能自忍為天下生靈披瀝肝膽以致補報之心儻精誠上達天光下燭得以涓埃少裨海嶽一旦先犬馬塡溝壑亦無遺恨惟陛下留神省察

樂全集卷二十六